

「次別明此經圓義」，在這一大家科裡面，上一次將「五教義理分齊」介紹出來，今天我們要從本經來說。本經的教義在五教裡面是屬於圓教，圓教的義理圓極也深極。古德將大海來做比喻，像海那樣的廣大、那麼深，能夠攝一切的江河，所謂百川不能攝大海，大海之水能夠包括一切的江河。用這個比喻，實在是不得已的一個比喻，如果講圓教教理之深廣，實在不是大海能夠比得上。但是在我們這個地球上，尤其是在過去，大家的知見上來說，可以說除了虛空之外，大概大海是最大的，一望無際。所以凡是講到博大精深，無不以大海來形容。在五教裡面圓教是圓滿的，圓教裡面必定要包括前面四教，就是小始終頓。小始終頓任何一教都不能夠包括圓教，圓可以包括它，它不能包括圓。譬如說我們拿圓教教義比喻我們台灣省，拿小始終頓比喻台灣省裡頭的縣市，台北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，哪個市不能包括這一省，而這一個省把各縣市全都包括。諸位在這個地方可以體會一點圓的意思。因此一切世出世間法無不為圓義所攝。這樣說起來，人天小教，連小始終頓圓的小還夠不上的，五戒十善也是圓教教義所攝。

說到這部經，古德之讚歎，是「功高一化，理冠群經」，這兩句話八個字，把這部經讚歎到極處。何謂功高一化？一是世尊這一期的教化，在一期教化當中，這部經的功德最高，義理之圓冠於群經，在一切經裡面，義理之圓首推《法華》。教學的對象可以說「全收五乘之機」，小始終頓圓都包括在其中。這是說明過去，《法華》以前，《華嚴》實在是不算，為什麼？《華嚴》是世尊成道在菩提樹下定中說的，二七日中說根本法輪，與會的大眾都是見了性

的大菩薩。我們凡夫根本就不能夠覺察，佛在菩提樹下盤腿在那裡坐著，眼睛閉著，我們就看到這個樣子，哪裡曉得他在講《華嚴經》？又怎麼會知道有那麼多人在那裡聽？所以在我們感覺到的，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從什麼時候開始？鹿野苑度五比丘開始。諸位要曉得，釋迦牟尼佛最初說法只有五個人聽，不要說我講經人少，少了就不講，釋迦牟尼佛當年講經還不是從五個人開始的。這個道理我們要懂得，佛最初講經就是五個人聽的。歷代祖師說法也是如此。你看看我們讀的《六祖壇經》，六祖大師也可以說第一次說法，幾個人聽？一個人，一個比丘尼無盡藏比丘尼，他給她講《涅槃經》，一個人聽。我們看看佛祖，我們自己的勇氣就鼓起來了。

從鹿野苑起一直到《法華》之前，世尊都說方便法，所以說權教，少說真實法，縱然說真實也是屬於權教，這個意思在前面給諸位講過。可是到法華會上就不然，開權顯實，完全說的是真實法。說真實法裡頭，縱然亦有權巧方便說，那個權巧方便也是實說。假如我們要把世尊一代時教劃為兩個階段，這兩個階段就應該第一個階段是從阿含到般若，這是一個階段；第二個階段就是法華、涅槃，這是第二個階段。我們講五教這是劃成五個階段。由此可知，權實之說是大的差別，完全不同。所以古德才稱之為成佛的《法華》。以前所講的成不了佛？以前是全屬方便說，成不了；要成佛要真實說，要真說、要實說。佛又何嘗不願意給我們說真話？為什麼到法華會上才說真話，阿含時就可以說？給諸位說，佛要說真話，我們各個人都會拒絕，不能接受的。

法華時大眾根機成熟了，可以接受，憑什麼說他可以接受？經過二十二年般若的教學，這些弟子們智慧開了。智慧開才能接受真實法，智慧不開，真實法不能接受。所以學佛一定是以悟為宗。《壇經》裡面我們也讀到，法海禪師請教六祖大師，問的「即心即佛

」，這就說明佛法是以悟為宗，一定要開悟。《壇經》可以說是般若的精華，是一乘了義經典，如不是善根深厚，這樣的理論、見解也不容易接受。世尊說法到了這個時候，就是般若講完了之後，機緣成熟，這才廢權顯實，所謂以最圓滿的教義做為這一代時教的總結，這個結局才是圓滿、才是究竟，也顯示世尊在一代時教的真正成就。像這樣圓滿的義理圓至極，無以復加。

古大德將全經義理分為十條，這個十條就是把一部《法華經》所講圓妙的道理統統都包括，來顯經之圓妙，就是下面這十條。第一是「出世本懷妙」，在前面我們講過「教起因緣」，「世尊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開示眾生本有佛知佛見」。諸位要特別注意到的是「本有」兩個字，一切眾生人人本有，佛知佛見並不是外來的。佛之出現「令其悟入」，佛來幹什麼？就是來幹這樁事情，「唯此一事，更無餘事」。我們學佛的人要能在這個意思裡頭體會到，你怎麼不成佛？我們之所以還不能夠悟入，那就是我們想悟入佛知佛見，可是還多事，世出世間的麻煩事多，樣樣事都想管，樣樣事都要過問，所以障礙多。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，沒有別的事，他什麼事他也不管，就這麼一樁事，我到這個世間來就為這樁事情來的，所以他老人家有成就。

從前出家人學佛學得很像，所以他有成就，為什麼？除了開示悟入之外，他也沒有一樁事。從前的出家人絕不問世俗事，再給諸位說，也不問寺廟的事，他心清淨。他自己只為一樁事情，就是要悟明心性，就這麼一樁事情。拿禪宗來講，明心見性，他就為這樁事情，自己明心見性，教別人明心見性。念佛法門，我只有一樁事，一心不亂，我自己得一心不亂，教別人一心不亂，就這麼一樁事情。除這個之外都不是自己事情，所以人家能成！我們如果要不回到老路子上去，我們要想得一心、要想明心見性，恐怕沒指望。古

時候的寺院，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，精舍、講堂是居士的，經論、戒律裡面我們都能看到。像祇園精舍是祇陀太子、給孤獨長者他們兩個人是主人，佛與大眾是客人，他們造了精舍請佛到這弘法。你這裡精舍，這個地方破了，那個地方該修補，佛絕不問，裡面的佛弟子沒有一個去看看你這怎麼樣。下雨這漏了我搬到那裡去，這個不能住了搬到那一間去，這都不能住，走路搬到別地方去，不會過問的。

所以今天我們在無盡藏比丘尼這邊讀到，地方上大眾要知道佛與弟子們，三寶是有道、有德之人，希望他們長住在我們這個地方教化眾生，那就四事供養都要給他預備著，讓他安心修道、安心的教化眾生。出家人再管這個事情，諸位想想，他哪裡能一心？實在講幹這些事情也是了不起的人，祇陀太子、給孤獨長者都是菩薩再來，不是普通人，連波斯匿王都是四地菩薩再來的。諸佛菩薩示現給我們看出家人，出家人的事情只是弘法利生，不能過問別的事情。佛教剛剛到中國來，中國的寺院也是如此，出家人也不管，跟印度的制度是一樣的。出家人管寺廟，給諸位說，是建叢林制度之後才有的，那是大家在一塊共同生活了，需要分工合作，彼此互相的照顧，才開始。可是那只不過是執事而已，大家輪流做，一個人做一年或者做半年，就要換班。絕對沒有說這個產業是自己的，沒有這個事情。

寺廟產業變成自己的，大概恐怕是最近這些年來才有，寺廟要產業都變成自己的，那自己就有了家，成家立業，不是出家。這個寺廟是我的、是我的財產，我本來沒有家，現在有這麼大的一個家，這不叫出家，這叫入了家，大大的顛倒了！這有家，事可就多了。我們得好好的想想，佛當年在世，「唯此一事，更無餘事」。我學佛的時候，我就對這件事情想過很久，真正要想佛法能夠復興，

四眾同修道業能成就，還是要恢復到原來的辦法。出家人只管修道、弘道，寺院庵堂一律在家人去管，出家人不聞不問。果然做到這一層，你決定有成就，身心無事。在家信徒要發菩薩心、要維護寺院，供養出家眾讓他弘法利生。

「悟此知見」，就是成佛。成佛是心成佛，不是形式成佛，心成佛，出家成佛，在家也成佛。祇陀太子、給孤獨長者跟釋迦牟尼佛是同功同德，他們功德是相等的。沒有這兩位檀越的供養，佛就不能在舍衛國弘法；佛能夠一心一意，在舍衛國弘法，得力於這兩個護法的供給，一切沒有顧慮。在舍衛國，諸位想想，講了多少經，利益多少眾生。所以說祇陀跟給孤獨長者與佛的功德是相等的。如果佛也要來建精舍，也要來籌道糧，佛的心分了，不能專心講經；祇陀太子也要來上上課，也要來講講經，他不能夠專心供給，那就亂得一團糟。不是居士不能講經，居士能講，兼職，正如同後世的出家比丘在寺廟裡也管事情，那是附帶的執事，培福，做在家居士的事情，自己本分的事情一定要明瞭。

我曾經就想到，如果我們的寺院完全都是屬於國家的，出家人沒有房地產，出家人沒有財富，他就一心念阿彌陀佛，一天到晚阿彌陀佛，他就一心不亂往生西方。出家人有了財產，天天要算利息，那個念阿彌陀佛的心就淡了，阿彌陀佛來接引的時候，我那裡還有事情還沒辦完，這個地皮又要漲價，他滿腦袋是這些，那西方極樂世界也去不成。不但是財產不能要，供養也不能要，供養一律歸常住，出家人有什麼需要用途的時候由常住來開支，四事供養。出家人在生活有保障，沒有憂慮，衣食住行沒有憂慮，身上一文不要有，一心在道上。我在民國五十八年，這教育部請我講演，那個講題就是「文化復興與宗教」，我這個構想當時就發表，把這個理想願望說出來。我們人微言輕，當時聽的人很熱心，這個辦法是很好

、很對。也有人找我的麻煩，你要革命，你要我們把財產都不要了，那我來找你麻煩，還有人要找我麻煩的。這是我一點願望，我一直也就是這麼做，所以我們圖書館一成立，立刻就請一些居士組織財團法人，出家人決定不管，我們一心在道上；稍稍操一點心，就有很大的障礙。

我們無始劫以來，不能了生死出三界，這奇恥大辱，打開《淨土聖賢錄》，看看別人都往生，我們還留在這個娑婆世界，這是恥辱。我們為什麼不能去？當然是障礙重重。哪些是障礙？我們自己要認清楚，知道這些障礙了，把這些障礙排除掉，那就得自在了。所以我們想到佛是唯有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更無餘事，我們果然懂這個意思，果然能夠學著這麼做，我們這一生決定成就。如果要不信，還留戀在這個世法裡面，這一生怎麼用功、怎麼樣勤苦還是去不成。誰障礙自己？自己障礙了自己，不能怪別人，自己放不下，怪誰？佛法裡面，我們講到一乘佛法，何謂一乘？一乘是講成佛之道。換句話說，我們果然跟佛一樣，唯此一事，那就是一乘法。這一生當中只有一個目標，以念佛法門來說，我在這一生當中，只有一個目標、只有一樁事情，念佛念到一心不亂，這就叫一乘法。除此之外，心無二念。我自己念到一心，我再勸別人念一心，參禪以明心見性為宗旨，抱定一個宗旨就叫一乘法。

經上面雖然講世尊出世本懷妙，我們現在不也出世在這個世間嗎？我們的本懷是什麼？亂七八糟，裡面名聞利養、是非利害，千頭萬緒，不妙。人家出現於世，就一法一事，就一樁事情，妙！我們到這個世間來千頭萬緒。所以這個讀經，看看佛、看看菩薩，再想想自己，比照、比照。如果單是看到佛，對佛這麼羨慕、尊敬，佛了不起，那有什麼用？佛又何必要我們讚歎？用不著。經裡面說出這些話無非是叫我們反省，無非是喚醒我們迷惑。世尊出世妙，

我們出世難道不妙嗎？從今天起，過去了那不算，從今天開始往後要新生，所謂古人所講的「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」，那是什麼？那迷惑顛倒，不妙。從今天起看到世尊出世本懷妙，我們要想到，我們出世本懷也要向釋迦牟尼佛看齊，也要向釋迦牟尼佛跟進。這個話也不必說得太多了，希望同修們要細細去想想，認真的去想想，你把這個道理想通，下定決心，曉得這一生只為這一樁大事，那你就無量功德。

第二，「放光現瑞妙」，在前面也曾經說了一點，佛以「一光東照，生佛始終，昭然在目」，佛的光明遍照，這是十方只講一方，一切眾生各個見到。這個意思是顯示實相理體的境界，證明這是諸佛之所證，而是眾生之所迷。特別要記住，佛之所證就是我們的所迷；換句話說，眾生之所迷正是佛之所證。生佛界限在哪裡？迷悟不同。境界原無二致，不是兩樣，是一樣。心迷了，我們叫染污的世界，穢土；心悟了，我們就叫淨土。實際上土有沒有淨與穢？給諸位說，沒有，土沒有淨穢，淨穢在人心。心清淨就叫佛菩薩，心不清淨就叫凡夫；心清淨就光明遍照，心染污就一片漆黑，我們說之為無明。

佛所證得的境界原來就是自己所迷的境界，這一下覺悟，悟了就不迷。諸位想想，你曉得你迷就不迷了，迷是自己不知道迷，我現在迷了，那就是已經開悟，為什麼？你知道迷了。譬如一個人迷路，他要往東面走，可是他走的是西面，忽然又覺得我要往東面走，怎麼走到西面來？他知道我現在迷路，迷就是覺，他立刻就回頭。真正迷不知道自己迷，知道自己迷的，就是已經開始覺悟了，在佛法裡面叫做始覺，開始覺悟。覺悟之後就勇猛回頭，所謂是回頭是岸。我們就前面這點意思來講，從哪裡回頭？從一切事物裡面回頭，回到自己出世本懷的一樁事，這就行了。世間法也常說，所謂

「人非有品不能閒」，身心無事又很自在，這是有大學問、有真功夫的人才能做得到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到社會上去考察考察，有八十歲、九十歲的，他一天到晚還忙得不得了，你問他忙些什麼？那麼大的年歲了他為什麼不閒一閒、歇一歇？他就不肯歇。《楞嚴經》上說「歇即菩提」，希望諸位深深的反省，一定要從迷境裡面回頭。過去迷了，今天覺悟，從今以後再不迷，不迷就叫放光，不迷就是現瑞。這是第二點妙處，妙言之義。

第三是「曲唱傍通妙」，所謂曲，不是直說，直說給諸位說，眾生習氣很重，什麼樣的習氣？我們說淺顯的話，自尊心很強。你要叫我這麼做我偏不這麼做，為什麼？你叫我這麼做我就這麼做了，好像我聽了你的命令，你來支配我，我的自尊心傷害了，你叫我走東我偏要走西。眾生像這一類的可以說相當之多。因此世出世間的教學都不是直說，拐彎抹角的說，委曲婉轉的說，希望你能夠聽得入耳，不反對，細細的想想能夠接受，世出世間的教學統統是這樣。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，三千年前降生在印度，示現丈六金身，這已經很委屈了。因為佛身相好光明無量無邊，你看讚佛偈上說，「白毫宛轉五須彌，紺目澄清四大海」，這個相多莊嚴、多偉大。丈六金身，一丈六的身體，諸位曉得，一丈六不是我們現在的尺，那個時候的尺短。在周朝的周尺就很小，周尺一丈恐怕只有我們現在的六尺，所以丈六並不是現在一丈六很高，沒那麼高，比一般普通人高一點就是。現這個相就委屈，講經說法拐彎抹角的，你看看從阿含、方等、般若，說到這個地方才開權顯實，《法華》之前委曲婉轉的說，這是佛法。世間法我們拿孔夫子做個榜樣，你看孔老夫子教學生也是委曲婉轉，尤其是生活教育更是委曲婉轉。《禮記》一打開「曲禮曰」，你再看看鄭康成的註解，凡是禮都叫曲禮，曲就委曲，不委曲，禮就不能成就，要想禮圓滿一定要委曲。



曲唱傍通。在本經裡面世尊前面一放光，當然法身大士都明瞭，佛放光什麼意思。可是還有一些將悟未悟之人他不懂，他不曉得佛的意思，這個時候一定要由懂的人來點醒，旁敲側擊。什麼人來？彌勒出來了，彌勒跟文殊他們兩個是一唱一和。彌勒見到光中瑞相就發問，就提出問題來問，佛答覆彌勒的問這才說妙法，這才為眾授記。文殊菩薩引證過去燈明佛的故事來答覆彌勒尊者，這是兩位菩薩這麼一問一答，在這一問一答裡面這就是曲唱。傍通不是指佛直接說出來，可是他們兩個人這一唱一和，全是佛的意思，佛的意思藉他們兩個人，好像這一問一答在表演給大家看，讓大家明瞭佛的意思。所以沒有這些幫助弘化的人，佛的教學也不能圓滿。我們再回頭看看，孔老夫子也不例外，當年弟子三千，三千當中這七十二位賢者都是孔老夫子的助教，都是他的助手，沒有這些助手跟他一唱一和，孔老夫子的教學也不能圓滿，也不能夠傳衍到今天，影響到千年萬世。

說起教化的功德，可以說是等同，是一樣的，佛與孔老夫子只可以說是一個代表人而已，菩薩有責任幫助佛弘化。還有學生跟老師當中老師有尊嚴在這個地方，學生心裡有問題，這個膽大的學生敢問，膽小的學生不敢問。不敢問，他的問題永遠不能解決，老師也不能說各個來叫著他，你有什麼問題？或者是他不問也跟他解釋，這是很少的，有固然有，那不是個常例。同學與同學之間就沒有顧忌，可以互相的討論、可以辯論，甚至於辯得面紅耳赤，道理是愈辯愈真、愈辯愈清楚。這總不能跟老師去辯，同學當中可以辯，不能跟老師辯。所以學業、道業的成就，沒有老師不行，沒有同學也不行。真正是好的同參道友就是天天抬槓子，這好的同參道友，每天都會在一塊辯論，辯得面紅耳赤不高興走了，明天碰到又辯論，辯得又面紅耳赤不高興走了。雖然天天不高興，天天碰面，見面

的時候歡喜，離開的時候都不高興，給諸位說好同學。你們現在沒有進步，就是沒有這樣好同學天天抬槓子。

我給你們說，我求學就有這個好的同參道友，這是我的經驗。每天早上上午見面，大家客客氣氣、有說有笑的，到晚上一抬槓子，都不高興回去，到第二天又歡歡喜喜，昨天事情忘掉了。不是這個樣子怎麼會有進步、怎麼會能發現問題？有些問題在辯論當中解決，經過了多少次辯論不能解決的，再一同去請教老師，這是求學。所以曲唱傍通，不但說《法華經》表演得妙，一切經表演得都妙。大乘經典我們往往看到這些菩薩們辯論，《華嚴經》更是如此，《華嚴經》裡面沒有佛說法的，全都是菩薩在說法，菩薩在辯論。辯論得最熱鬧的無過於《楞嚴經》，《楞嚴經》辯論是最熱鬧的。

第四是「出定歎德妙」，這條是屬於功夫。佛在放光之中，般若智光之下，這個境界可以說完全彰顯，我們所謂是一真法界，照得清清楚楚，沒有言說、沒有分別、沒有妄想。在這種境界裡面，對於那些已經入境界的人自然是沒有問題，這個我們通常照《華嚴經》來講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可是沒有證得法身的，實在是沒有辦法領會得到。如果是在《六祖壇經》的標準上來說，六祖說是上上根人沒有問題，不是上上根，這上根、中根以下的都不懂，這境界他怎麼會懂？於是乎對於這些人不得已又要用言說來解釋，方便開導。諸位要記住，這是方便開導，所有的言說無非方便，諸位要牢牢的記住這句。為什麼叫你記住這句？你要曉得，所有言說皆是方便，佛並沒有說法，一切言說不可執著，為什麼？方便說。不執著才能得其義，會通義旨；執著在言說上那就壞了，言說又成了病。這才告訴大家諸佛智慧甚深無量。你一聽到這個話，諸佛有智慧，智慧又很深、又無量無邊，壞了，你阿賴耶裡頭落了這些東西。這都剛才講的，統是方便開導，給你這樣說，知道意思決定不落這

個印象，我們自己才能契入境界。真心理體乾乾淨淨，有什麼智慧、有什麼有量無量？要懂這個道理。所以說萬萬執著不得。佛的言語句句都不錯，可是你一執著就成病，不執著就幫助你開悟，所以說千萬不可以執著。

但是我們眾生腦袋不行，總是喜歡執著。今天就有人問我，觀世音菩薩十二大願，看到這個本子跟那個本子講的不同，究竟哪個對、哪個不對？還有三十二應身，這個本子說三十二應，那個本子有出入，到底哪個正確、哪個不正確？你們諸位想想，哪個正確、哪個不正確？我給你講，統統正確，統統不正確，你不著相統統是正確，著了相統統不正確。看到阿彌陀佛四十八願，觀世音菩薩沒有四十八願嗎？觀世音菩薩經上沒有說他有四十八願。這麼個呆頭呆腦的學佛，那就沒法子，要到哪一輩子才能成就？明明經上給我們講，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」。說出那些數字開合不同，諸佛菩薩無量無邊的行願，無量無邊的行願阿彌陀佛歸納為四十八，藥師如來歸納為十二，通常一般歸納為四弘誓願。四弘誓願就是四十八願，四十八願就是十二願，總要曉得這個道理。這個理要通了，你就不執著了，你就曉得一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，再也不打架了，心裡再也不疑惑，再也不動心，這才如如不動。

這是說明所有言說全是方便開導。佛的智慧「難解難入」，難在什麼地方？我們有心去求解難了，有心想入入不進去。這個有心是什麼心？妄心。妄心永遠入不到真境界裡去。譬如說黑暗，黑暗想入到光明裡面，諸位想想，可不可能？不可能。妄心息掉，那真心就現前，就是真心，不必再去找一個真心了。所以諸位要解、要入，懂得這個理論、懂得這個門道就不難。佛在經上說「息心達本源」，息掉妄心就通達到真性的本源；換句話說，佛知佛見不求自然就解了。我們在《六祖壇經》裡面讀到，你看看六祖答覆無盡藏

比丘尼的話，「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」，非關文字就非關言說，言說記下來是文字，文字是符號，你們想想這個道理。所以在《起信論》教我們，離言說相、離文字相、離心緣相，就難解能解，難入能入，就都不難！可見得我們難在自己有這個障礙，這個障礙不容易突破。而且這個障礙，再給諸位說，只有靠自己突破，任何人都幫不上忙。佛菩薩給我們幫助的就是告訴我們有這個障礙，說明這個障礙，至於如何突破這個障礙那是自己的事情，他幫不上忙。

佛給我們講了，我們想想這個道理，道理想通了就要相信，相信自己那障礙是自己造的，破除障礙還要靠自己。佛出現於世，說法四十九年，《法華經》八年是最後的八年。換句話說，在《法華》過去四十一年所說之法全是智慧之門。法華會上的用意是什麼？叫你要入智慧之門，目的是要叫你證入。所以放光現瑞用意之所在都是令我們入智慧之門。真正之道，所謂是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「唯佛與佛方能究竟」，絕不是我們心思意識所能夠達到的，所以叫「甚深無量」。過去委曲婉轉說，學生當中有沒有悟入境界的，為什麼？委曲婉轉講。換句話說，老師的用心還不是叫你現在就證入這個境界，是來誘導你。可是法華會上老師的心不一樣，不是過去，誘導已經差不多，到了門口，現在叫你進門，不是在誘導，所以到這個時候是直說。

雖然是直說，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」，這是《法華經》所講的。我們看看法華會上這些大眾們，感到茫然而無所措的還是大有人在，由此可知，解入之難。這使我們想到，過去那些人跟著釋迦牟尼佛四十一年還有這樣的難處，今天我們去佛三千多年，不是佛面對面給我們講解誘導，而是在記載的經本子裡面尋求，我們要說是悟入佛知佛見，要是真能破除難關，諸位想想，我們又是何等人物！所以說若不是善根福德因緣深厚是做不到的。可是善根福

德因緣都可以培植，要緊的，諸位要是能信、能解，能真正的發心努力的修學。這是說出定歎德。

今天本來預定把這段講完，時間到了，就講到這一段好了，下面還有六小段。今天講到此地。